

◀（上接 3 版）

我在 1993 年入学耶鲁比较文学系的时候,赶上了这个系自其建立以来一直遵循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最后日子。因为只过了五六年,到了 2000 年前不久,系里从建制上到学生的需求上,就已经开始变得多样化了,只不过同哥伦比亚大学等校的对应学科相比,先后为新批评派和耶鲁学派大本营的耶鲁比较文学系在这方面始终显得保守,因为这里的传统一直是以精读文本为一切阐释的前提和基础的。至少在我离开耶鲁之前,系里的主导理论还不是后殖民、南亚的“下等人”(Subaltern)理论等在其他地方早已方兴未艾的理论学派。不过,就是在耶鲁,更细微的变化却也已可感,比如在 20 世纪的最后一两年里,德语系废除了博士生资格考试里要考拉丁文的要求,而比较文学系减少了对外语语种数量的要求等等。

比较文学自从从结束了欧洲中心主义之后,就陷入了存在危机。因为一方面,从学理上说,放弃了印欧语系的语言基础和希伯来—希腊的文明基础,韦勒克当初建立这个学科的前提就被取消了,另一方面,当世界上所有体质各异的文化和文学都被放在一个平面上时,因出于无知或出于取巧而不顾语言、历史和文明有无关联性、不去面对所谓“语言的存在”(l'être du langue)本身,而只从利益、权利、身体欲望等物质化的理论生发话语,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也就被连根摒弃了。这就导致了,一方面,人们在比较文学学科里复制了几乎所有其他社科学科——精神分析(心理学)、后殖民主义(国际关系史学)、新历史主义(经济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生理学,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版的这些社科学科在它们各自的原本领域里却几乎毫无影响。文学不仅放弃了原本属于它本质的语言,因邯郸学步的举动而产生画虎类犬的结果,而且把属于它本质的语言和语言的艺术当作霸权集团的特权和奢侈品来批判和抛弃。这种批判和摒弃在数码化时代到来后,更是将文学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韩林教授的职业生涯有幸赶上了比较文学在北美的黄金时代。然而随着他学术生涯进入末期,这个黄金时代也在逐渐消失。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不仅仅是学科的内容,而是也体现于学科机构组织与运作的模式。曾几何时,耶鲁比较文学等西方文明核心院系的纳新与运转过程更像是前面提到的伊丽莎白俱乐部那样的,实施的是英国人创造和擅长的非请莫入的俱乐部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有效运转几百

年,靠的正是像韩林教授这样的学者兼行政者,他们的睿智、廉耻、公正和果敢是这样的古老学府权威与地位赖以建立的基石。如今职业化到处取代了君子协议制。自 1990 年代初期开始兴盛的商学院(MBA)模式如今早已全社会化了,连传统的象牙塔也不能幸免。这种变化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就在我还在耶鲁的时候,在校园里这几个核心人文科系之外的地方,君子协议式的运营原则就已经被大大滥用了。当文化背景迥异、缺乏共同价值观和审美观、奉个人事业成功为人生圭臬而且为达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们占据和主宰了昔日的最高学府时,就敲响了它精神的丧钟。

今天,在韩林教授离世的十年忌日即将到来之际,低沉的情绪到处弥漫的时候,我想无论为我个人计还是作为社会特别是高教机构中的一员,都不应该沉溺于消极颓唐,我对先师的追思也不能只沉浸于感伤,而是要借这个契机激励自己把韩林教授言传身教给我的赓续光大;虽愧未能致“达”,却仍应以此“兼济”我的同道者,以不辜负先师的栽培和期望。我想,既然“礼”一时失于它一向实行的庙堂,又何不求诸“他乡之日所炙之野”(terras alio calentis sole)呢?这样一想,便感觉在这样的背景下把荷尔德林和品达代入一个全异的语言与传统中,恐怕于保存道统更有意义。

夜深人静,灯下写罢这篇追思录的我心情从深切的感伤渐趋平静。朦胧中,我仿佛看到先师的影像显现在眼前,既是一个又是数个,仿佛一个熟悉的复合灵魂,感觉亲密却又一时难以认全。良久,审视中我终于辨认出这个复合的灵魂是由几个我此前只曾魂驰神交的人物组成的:我从中先看到的是书斋里的浮士德博士,再后来出现的似乎是查尔斯·兰姆,最后却是原隰上的李尔王。然而这位最后出现的遭废黜的君王此时并没有高声请求天降暴雨云掷霹雳淹没和焚毁这个忘恩的世界,而是与原本凝视他的我一同悉心聆听仿佛来自天上的娓娓而谈的声音:

既然我们关心的是言语,而言语又迫使我们去净化部落的方言并且强制心智要有后见与先见,那就让我展示留给老年的礼物好给你一生的努力加一个冠冕。

(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 俄而,幻影和声音倏然消失,我一时低眉,陷入了沉思。此时在灯下铺展在书桌上的,却仍是数日来一直在校改的品达译本清样。

(作者为美国瓦萨大学教授) ■

大西岛：火山与神话

高峰枫

大西岛的故事,是柏拉图精心杜撰的哲学寓言,还是有可能包含了一丝真实的历史记忆?



现代画家根据柏拉图的记述绘制的大西岛

1980 年,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主人公来自深海,但他已记不起家在哪里。他像鱼一样在水中呼吸,能自由自在地在海底游泳,还具备其他的神通,但他不能离开水太长时间,否则全身器官就会衰竭。这个神秘的海底来客帮助海洋科学家和军方完成了一系列探险、探秘活动,包括挫败想毁灭地球的科学狂人、和外星生命体接触等等。这是当年在国内轰动一时的电视剧,相当于现在的大片,而且据说是国内引进的第一部美剧。

但是,这部电视剧的英文标题叫做 Man from Atlantis。他不是来自大西洋,而是来自“亚特兰蒂斯”。这个名字是音译,意译就是“大西岛”。原来这部美剧的背景是著名的大西岛传说,这个故事在西方已流传了两千多年。大多数传说,后人都不知道源头在何处,但大西岛却不同,因为我们明确知道这个传说只有一个单一来源,那就是柏拉图的两篇对话。其实是只能算一篇半,因为其中一篇对话没有写完。

《蒂迈欧篇》(Timaeus)是柏拉图的晚期对话,大约写于公元前 355 年左右。蒂迈欧来自意大利南部,做过官,也精研哲学。参与对话的其中一人名叫克里提亚斯,乃是柏拉图的曾外祖父。应某人的请求,克里提亚斯给苏格拉底重新讲了一遍自己昨天已经讲过的故事,也就是亚特兰蒂斯/大西岛的传说。

克里提亚斯称,最先讲述此事的乃是雅典政治家梭伦,他从埃及人那里了解到一段往事,讲给了克里提亚斯的祖先。也就是说,这是一段从埃及采集到的秘闻,保存在柏拉图家族中。当然,这是对话中人物的讲法,是常用的文学技巧。梭伦在埃及游历时,造访一座古城,发现自己对于远古毫无了解。他对埃及祭司讲了他所知道的希腊最早的历史以及洪水神话。此时,一位年迈的祭司对他说:梭伦,梭伦,你们希腊人都是些孩子,根本不了解上古的历史。祭司说,在自己的神庙里,保存着最古时代的书写记录。

他说,我来给你讲一讲九千年之前发生的事。当时,大西洋中有一强盛帝国,唤作 Atlantis。那个大帝国的位置在所谓“赫拉克勒斯之柱”(现在的直布罗陀海峡)对面,是一座很大的岛屿,面积比利比亚(北非)和亚细亚(小亚细亚)加起来还要大。它控制的区域,相当于整个地中海。这个帝国企图一举征服雅典和埃及,而雅典人英勇无比,击退了大西岛的进犯。此后,突然有地震和洪水暴发,一夜之间大西岛沉入海底,就此彻底消失。克里提亚斯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后面蒂迈欧始入正题,讲述宇宙的创生。这篇对话在西方非常有名,因为它描述了造物神依照数学原则创造宇宙。中世纪神学家把基督教的上帝想象成手持圆规来创世的建筑师或者设计师,就是受到《蒂迈欧篇》的影响。但对于关心大西岛的人来说,这篇对话的亮点反而是前言中提到的这个传说。

《克里提亚斯篇》(Critias)是一部未写完的对话,正接《蒂迈欧篇》之后,对于大西岛的地理环境、历史、制度、风貌有更为详细的描写。比如,海神波塞冬与人间女子结合,将生下的孩子安置在岛上,这是大西岛的由来。岛上中央有一平原,最为富饶。波塞冬设计了同心圆的结构,用海水和陆地将小丘团团围绕,所以呈现出两环陆地、三环海水的车轮结构。水道之间,修有运河来联通。岛上的行政区划,分为十个区,由五对孿生子、也就是十位国王来治理。岛上物产丰富,应有尽有,使用黄铜非常普遍。王宫四周是用黄金打造的宫墙,中央有神坛,供奉波塞冬。这十位国王拥有绝对的权力,每五年聚首,商议邦国大事。在祷告之后,还设有献祭的仪式,国王必须单枪匹马去捕牛,只用棍子和套索,不得使用兵刃。宰杀牛之后,将牛血淋在柱子的铭文上面,混合着酒一起喝掉。还有更多细节,此处不赘述。

柏拉图是讲故事、造寓言的天才,笔下的故事虚虚实实,令人难辨真假。大西岛的故事,是他精心杜撰的哲学寓言,还

是有可能包含了一丝真实的历史记忆?

寻找消失的文明

古代哲学家大多认为大西岛是个寓言故事,因此很少有人去探究大西岛到底在何处。从 15 世纪末发现美洲之后,欧洲人对于远方、异域的兴趣大增,在这样一种趋势下,大西岛从古籍中被拎出来,成为探秘和猜想的对象。第一批写美洲征服史的西班牙教士和作家,就认为哥伦布发现的美洲大陆便是柏拉图所写的亚特兰蒂斯。此后,千奇百怪的猜想不断涌现,寻找一万多年前消失的大西岛,成为各路天才和怪才大展拳脚的领域。我举两个著名的例子。一是 17 世纪瑞典学者鲁德贝克。奥洛夫·鲁德贝克(Olof Rudbeck,1630—1702)是当时的著名科学家,发现了淋巴系统,证实了血液循环说,还担任乌普萨拉大学的校长。他宣称瑞典是世界最古的文明,比特洛伊还早一千年。他甚至认为,柏拉图笔下的亚特兰蒂斯就在瑞典,并给出了具体方位:乌普萨拉老城。他带领学生多次前往老城的遗址发掘,发现了面积与柏拉图所说相仿的古代遗址。根据中世纪的记载,位于此处的古代王国王宫和神庙。神庙四周有纯金的链条环绕,庙顶覆盖着黄金,与大西岛类似。祭祀所用的牺牲还包括牛,与大西岛以牛献祭给海神如出一辙。这些表面的相似,今天看起来并不构成什么确凿的证据,却都被鲁德贝克采用,来证明他的同胞脚踏的就是柏拉图所描写的已然消失的古代帝国。

鲁德贝克于 1679 年出版《大西岛》(Atlantica)一书。在书中,他采用了一个机智的办法,来解决年代的矛盾。柏拉图所说的九千年前,无疑太过漫长了。鲁德贝克的解决方案是:大西岛人不会使用后来的历法,他们使用的是根据月相变化的特殊历法。他们所说的“一年”,实际相当于现今的“一个月”。

(下转 5 版) ➡